

史鉞

史鉞卷之十六

史道第十四　文臣

司馬遷作史記傳儒林歷代因之盖文章之士譬諸山嶽之英靈明聖賢之義理言出夫情性之眞事該夫古今之實如雲漢之昭垂不能不爲章于天如山川之融結不能不成象于地出而顯者黼黻經綸而制議禮制度考古援今與而隱者探賾義理涵泳性情著書立言褒善貶惡是文章關係氣運氣運盛文亦盛衰則俱衰六經而下先秦兩漢盛矣六朝一變而委靡唐開元大曆復盛五季又復弗振宋以還理學之道復盛本厚而末盛器大而聲宋元氏延祐大曆混一擬而文風振古聲音之道與政相通謂非繼此極之英與開天地之盛者乎聖人之文載夫道者謂之經紀其事謂之史二禮是也僞經者有卜子夏京房焦

論語王弼何晏施讎孟喜梁丘賀傳書者伏生夏侯勝歐陽生
夏侯建黄霸孔安國傳詩者申公轅固毛萇后蒼韓嬰韋賢
衛稷生白公。傳春秋者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嚴彭祖顏安樂
傳礼者高堂生戴聖戴德是也。漢宣帝命蕭望之等講五經同
異於石渠閣章帝又命丁鴻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班固等議五
經於白虎觀靈帝又命正五經文字刊於石為古文篆隸三體
書之刻于大學唐太宗命孔穎達等撰五經疏曰正義與鄭殷
鄭玄注並傳。不過章句訓詁而已聖賢微言與義文理錯舛終
莫辨正直至宋程頤朱熹說易傳義蔡沈撰書傳熹撰詩傳
胡安國撰春秋傳張洽闕之惟周禮一經漢河間獻王購得之
失冬官司空一篇劉歆補以考工記元臨川吳澄考定周禮五
官取地官司徒所雜邦工者補冬官司空又取二戴記冠昏諸

纂補儀禮傳十七篇刪削二戴記之未純者爲禮記八篇以註未就而卒燮受業於澄之長孫當遂撰三禮考註三十七卷藏之于家宋熹又撰四書集註章句考定古文孝經刊誤學庸爲衍義獨周易一經揚雄擬之太玄以準易司馬光作潛虛以擬玄邵雍作皇極經世書蔡元定作易啟蒙五經遂就正矣史則創自春秋而下。司馬遷作史記變春秋編年爲本紀世家表書列傳劉向揚雄稱其序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文直而事核不虛美隱惡班固繼遷作西漢書范曄作東漢書陳壽作三國志唐太宗製晉史沈約作宋史蕭子顯作齊書姚思廉作梁書傅縡作陳書魏徵作隋書曹壽作南北史歐陽脩作唐書五代史歐陽玄揭傒斯作宋遼金三史宋濂王禕作元史繼春秋編年司馬光資治通鑑朱熹綱目也聖人之文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曰

月之無不臨照雨露之無不潤澤風霆之無不誅擊日用云爲動靜語默各有當然之理爲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賢人之文上則當日月星辰之象下則推禮樂制度之原述山川草木之宜逆人物古今之變經綸帝制黼黻皇猷發潛德誅姦諛厚人倫美教化戰國之世王道下衰聖人不作異端縱橫處士横議邪說暴行又作周柱下史李耳作道德五千言曰老子鄭人列禦寇著書曰列子家人莊周著書曰莊子其辭恣縱怪誕楚人荀况著書曰荀子雜而不純又有申子韓子刑名管子晏子主覇術他若揚雄之書曰揚子王通之書曰文中子又有文子抱朴子鶡冠子亢倉子淮南子鬻子劉子公孫龍子尹文子商子鄧析子子華子孔叢子鬼谷子墨子之類無補於世春秋之世屈原懷忠君愛國之心罹邪佞讒諛之誘作爲離騷楚

辭以達其情致而作者宋玉也漢初董仲舒對天人之策賈誼
上治安之書則明諷刺正風俗而時不用若司馬相如揚雄之
詞賦則夸張盛美非正大之論也文章則王褒劉向劉其始至
李唐張說蘇頲擅燕許筆之名未聞性道唐開天策府若杜如
晦房玄齡魏徵褚遂良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
時蘇勖于志寧蘇世長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
薛收凡十八人號瀛洲學士惟許敬宗小人耳至韓愈挺然特出
文體一變從是宋設談不百家抵轢魏晉上猶秦漢和之者柳
宗元皇甫湜李翱張籍孫樵也歷五代後弊歐陽脩與尹洙倡
爲古文上宗韓愈和之者蘇洵及二子軾轍王安石曾鞏黃庭
堅陳與義秦觀張耒晁無咎也南宋則有周必大楊萬里謝諤
歐陽守道劉辰翁然金有元好問元有劉因郝經程鉅夫姚燧虞

蘗關後鄧文原袁桷元明善鄧貫劉賡虞集馬祖常張起巖石亭
术魯翀歐陽玄揭傒斯許友益黃溍柳貫龍仁夫劉岳申鄧誼
許有壬宋本李好文李孝光張翥陳旅或掌台衡或官禁苑或
掌文翰或教成均與唐宋諸子並驅爭先偉矣詩則偶自立孟
四言蘇武李陵變為五言而張衡仍法離騷建安中曹植王粲
陳琳劉楨孔融徐幹阮瑀應瑒音韻鏗鏘有蘇李遺意他若阮
籍左思陸機陸雲顏延之嵇康謝眺靈運惠連沈約陰鏗何遜
庾信鮑照張載張協而下則綺靡繪句揣合低昂流連光景幾
淫哀傷唯陶潛之詞古淡超出譜流唐初楊烱王勃盧照鄰駱
賓王變六朝綺靡之習而衍正宗之別蘇頲張說崔融李嶠沈
佺期杜審言又變開元之盛李白以天縱之才淵源之學力專
雕琢長辭短歌春容興致杜甫用讀書萬卷下筆如神備衆體遜

撰始歌行律選各極其工稱一時詩史後有作者鮮能及之和之者王維孟浩然岑參高適常建王昌齡李頎崔顥格高調古氣宇雄渾誠治世之音大曆貞元有盧綸錢起郎君胄皇甫曾司空曙戴叔倫耿湋夏侯審祖詠吉中孚綦毋潛皇甫冉劉長卿首發元稹白居易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孟郊王建張籍盧仝李賀貞各自名家刊落陳俗奇奇怪怪極騖遠馳太和有杜牧姚合賈島李商隱溫庭筠許渾則又一變矣五代不足論宋歐陽脩王安石梅堯臣蘇軾蘇轍黃庭堅陳無己陸游又成一家非復漢唐之音矣惟宋儒咸以詩作義理淵深音調高古文天祥則忠肝義膽形於言辭元初風氣渾厚文運之盛高軼漢唐劉因盧摯倡之虞集袁桷元明善鄧文原趙孟頫楊載范梈馬祖常揭傒斯李泂薩都剌張翥劉詵吳當黃溍學雄才長辭短

楷體人各傳永不忘元李文有萬碩周消辛敬楊士弘劉璟劉永之稱江西才子光嶽英華萃於百年猗歟盛哉

字學自倉頡為科斗蟲魚鳥迹雞巢之形周史籀作大篆秦李斯作小篆岐陽之鼓嶧山之碑卓絕千古程邈隸書蔡邕石經大備史游索靖變體作急就章鍾繇之真張芝之草超然絕倫王羲之父子為行草妙絕古今唐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薛稷柳公權李陽冰李邕張旭韓擇木蔡有鄰僧智永懷素顏真卿各成一家縱橫變化妍美神奇宋米芾蘇軾蔡襄黃庭堅亦自清絕金王子端書法懷素元趙孟頫故儀鮮于樞巎巎周伯琦虞集范梈四體書法不愧古人各極其精妙矣至矣

臣道第十五

高節 八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有志之士始能長高節抗浮雲視富

貴賤名如棄屣捨赤紱者天下之大閑剛毅不屈者已重而物輕也畏懦消沮者已輕而物重也不以貧賤累其心而知縕袍之為貴不以利祿移其志則雖非崖谷可樂不為狐不為威惕雖天下勿顧白刃可蹈凜如秋霜屹如砥柱故志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功名者富貴不足累其心不然則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觀箕山之迹尚存嚴瀨之名不朽然世不數數見也彼伺候於公卿之門而奔走於形勢之途足趑趄而口囁嚅者為何如哉

巢父堯時隱者構木為巢堯欲遜位許由告巢父巢父曰非吾友也不樂洗耳清泠試目而去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驅牛不飲而還爵之以天下弗顧非高尚其事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不立與伯夷曰父命逃去叔

亦遯隱于首陽山。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孔子稱爲古之賢人，孟子稱聖之清。視篡弑攘奪者爲何如也

段干木不受魏文侯之徵，踰垣而逃。文侯過其閭必式。一則守道不回。一則尊賢重道

嚴光子陵，漢光武之故人。帝即位，光隱身不見。物色訪之，披羊裘釣澤中。召至，除諫議大夫，辭歸富春。非光之德，不能致光武之重；非光武之量，豈足遂先生之高。君臣俱賢矣

周黨、王良、王成受徵，伏而不謁。范升奏其假寒驕悍，釣采沽名。帝曰：古有不賓之臣，各行其志。賜帛四十匹罷之

徐稚褐服衰閭，常著[illegible]，陳蕃爲懸榻。其有隱德，安車徵之不至

魏桓，帝徵之。桓曰：干祿所以行志。寵可損乎？廏馬可減乎？權豪可去乎？咸曰不可。桓曰：志不行，焉用仕。非隱者以求其志乎

逢萌見王氏專權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及掛冠東門知幾其神乎

梅福亦以王氏棄妻子不知所之

管寧華歆避地遼東三十年黃巾不至

陶潛淵明為彭澤令郡督郵至吏白束帶見之潛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及劉裕篡晉恥不仕宋惟書甲子以詩酒自娛賦歸去來辭號靖節處士

陳摶累召辭歸華山賜號希夷先生

林逋君復召至辭歸孤山賜以粟帛錫號和靖處士

臣道第十六 忠義

孔子曰殺身以成仁孟子曰舍生而取義是禮義者忠君之大本也然忠臣烈士不見於治朝必著于亂世故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誠可悲矣忠者盡己之謂治世之忠若皋陶陳說

艱之謨以裨補闕漏維持王家亂世之忠若張巡之死守封疆以奮揚激烈扶植綱常嗚呼人誰無死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泰山可移節不可屈非浩然之氣養之有素烏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哉夫忠烈之臣豈不知天命之去國事之非而冒白刃以死者其意以為委質為臣有死無貳天運難挽此心宜堅視世之含垢忍恥以竊祿偷生朝為仇敵暮為君臣者飛走不若也

關龍逢見夏桀淫虐不道而極諫桀殺之

比干見商紂暴虐不道諫紂殺之而剖其心

伍員由楚奔吳吳欲越越請成員諫不從吳王夫差賜劒而死

程嬰公孫杵臼為趙朔之客大夫屠岸賈滅朔之族有遺腹子武賈索之二人紿以他兒殺之杵臼死于難武長復仇滅賈嬰亦自殺杵臼曰不忘君嬰不負友

豫讓智伯之臣也趙襄子殺智伯讓潛伏橋下過而襄覺殺之或責讓讓曰以愧後世為人臣懷二心者

田橫齊公子秦亂與其徒五百人入海島高祖詔赦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必誅橫與二客至洛陽自刎五百人聞之皆自殺何見忠義之激於人心如是哉

蘇武受命持節使匈奴單于拘而降之不屈使牧羝海上十九年武嚙雪咽氈漢使至取歸畫像麒麟閣

龔勝王莽遣使書迎之稱疾卧不起以印綬加其身不食而死

荀彧嫉曹操欲篡漢命飲藥而死

嵇紹晉成都王穎反與惠帝戰紹以身衛帝而被殺

卞壺因蘇峻反力戰兵敗父子同死

袁粲沈攸之同謀誅蕭道成父子俱死

顏杲卿起兵討安禄山死節常山

張巡許遠同守睢陽兵孤援絶食盡偕南霽雲雷萬春三十六人俱遇害

顏真卿起兵平原討安禄山後李希烈反奉命諭之遂遇害

段秀實朱泚反秀實誅泚不克以笏擊泚罵而死

劉翔京兆人官建州以闕國致仕因家焉居官廉明爲政慈惠或收瘞或決獄或賑貧或拯難活人無數義心仁公所至人則曰活我劉公否也其後孫劉頒收峒寇有功死謚忠簡孫劉純收邵寇賜廟封忠烈從孫劉韐死真定謚忠顯韐子劉子羽死謚忠定子羽子劉珙謚忠肅世稱麻沙五忠劉氏

李若水呂將閤馬伸張所吳給吳繇朱夢說徐仁張叔夜何㮚吳革何薊孫傅張克戩賈貫俱死金難

穆秉文雄節度康通判
史抗安撫代州父子三人戰死
劉翊身死真定鈴轄
李涓死崇陽令
李熙靖孫逢族張邦昌不食死
中山守陳遘真定守李邈經略使劉韐淮寧守向子韶提刑郭
永河中守郭仲連經略使郭忠孝城陷不屈遇害
少保右丞相文天祥百戰勤王三館二逆兵敗繫燕獄七年被
殺
丞相陸秀夫抱幼主赴海死
少保張世傑力戰死于海舟
池州守趙昴發城陷不屈死

湖南安撫李芾自殺
丞相江萬里制置謝枋得不食死
南劍守江萬頃被殺
淮南左丞余闕守安慶七年闔門死節
江州守李黼被殺
丞相福壽死節建康
平章泰不花與海寇方國珍戰海中死
高郵守李齊死于張士誠之難
荊門守聶炳廣東宣慰周晃四川提學肅鐺詔武尹劉畊孫信豐尹李槩袁州錄事龍元同死于紅巾
江西僉事伯顏死磁州

上有聖明之君下有剛直之臣好諫者人之常情納諫者君之令德人君不逆忠言忠言於是乎進人君樂聞讜論讜論於此乎伸蓋忠言逆耳利於事苦口毒藥利於病自臣極諫非難明君納諫爲難也若折檻之不脩強項之受賞君臣之間兩盡其道視曲學以阿世尸位而素餐者豈不大有逕庭若聲色訑訑足以拒人於千里之外而讒諂面諛之人至矣況刳剖諫如商紂哉以鴟夷如夫差者乎

任座言魏文侯得中山不封弟而封子傅謂仁非文侯賢之

周舍直諫趙簡子簡子稱其諤諤

汲黯言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帝言汲黯之戇

蓋寬饒言方今以刑名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

朱雲殺檻借上方斬馬劍斬佞臣張禹

董宣為洛陽令殺公主蒼頭強項不拜

張綱嫉梁冀跋扈埋車輪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桓典為御史彈劾還避權貴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蘇章為常州刺史按故人清河太守贓乃設酒甚歡守曰人有一天我有二天章曰飲酒私恩明日舉行公法

司徒韓歆指陳光武歲凶失德

冀州刺史朱穆案宦官趙忠用玉棺剖棺戮屍

司隸校尉鮑永劾帝叔趙王良不法

魏徵好犯顏直諫太宗盛怒徵神色不移奏陛下比貞觀不克終十條上曰以人為鑑可明得失徵歿朕亡一鑑

韓休為人峭直上或宴游問休知否言諫疏已至

萬年令崔[illegible]殺[illegible]人莫敢犯

陳倉尉劉仁軌杖殺都尉魯寧不法帝稱其剛直

柳渾剛直宰相張延賞戒之渾曰頭可斷舌不可禁

劉蕡對策直言宦官專權下第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寧無厚顏

馬知節斥王欽若曰讀書劉子莫瞞官家

姚坦之諫宋益王作假山但見血山安得假山謂竭民膏血也

臣道第十八 熏淵

君子小人之分天理人欲之判君子尚者仁義道德小人所尚聲色貨財仁義道德足以濟世安民聲色貨財足以殞身亡家孔子疏食飲水顏子陋巷簞瓢樂在其中仲由衣敝縕袍而不恥孟子食前方丈得志不為理欲義利二者不可以兩立也紂以鹿臺聚財鉅橋盜粟而亡國王愷石崇以粭釜蠟薪珊瑚錦障而亡家是以夫子罕言利孟子言仁義不言利然能知理欲義利之判者幾何人哉

楊震除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所舉昌邑令王密夜懷金十斤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

羊續守南陽府丞獻生魚續受而懸之丞再獻續出前魚以示

之

時苗字壽春。初至以黃牛牝駕車歲餘生犢去官留犢曰是此

土所生者

褚瑤字烏傷任滿單舟歸庶子楊衡索土宜抽竹與之曰東南

之美唯竹貞而有節且耐歲寒

鍾離意為尚書令交趾守張恢坐賍伏法詔賜群臣意得珠不

拜曰孔子飲渴於盜泉之水曾子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

故不拜賍物帝曰清乎賜錢二十萬

吳隱之刺廣州地有貪泉云飲者懷貪隱之賦詩曰古人云此

水一歃懷千金縱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愈厲

范冉守萊蕪居官甑縣民謠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

萊蕪

趙仁軌貳守齊州隣有貎櫃落其家拾還之去官父老曰公為官水火不交不敢以酒錢請酌以水仁軌飲之

劉寵守會稽稱廉平徵為將作大匠五六叟各持百錢以送曰明府下車狗不夜吠民不見吏故來扶送寵曰吾何政能及公言勤苦父老選一大錢受之

裴度微時至一廟見一玉帶遺案上聞無人守之以俟尋有婦至求帶還之無留難後遇相者曰公當大拜面有陰德文見果入為相

竇禹鈞於廟中得一遺視之玉帶白金禹鈞守之有婦攜二兒至曰夫有罪求玉帶白金贖當路矣失之夫亡矣母子寧死禹鈞還之累生五子俱貴顯

范仲淹幼孤隨母適鄒平朱氏讀書長白山中食貧冷粥一盂

晝爲四塊斷虀數莖朝暮食之忽見白鼠出入户穴掘穴得金仍掩之不取一物後知青州寺田禄僧求資助命啓鼠穴金具存

包拯知端州端産硯觧官不取一硯

余靖安撫廣西官滿不帶南州一物

趙抃每之官止攜一琴一鶴不取一物諡曰清獻

賈黄中守昇州府舍封一室啓之得李氏珠寶數十櫃皆未著籍表上之宋太宗曰非黄中廉謹則亡國之寶害人矣賜錢三十萬

臣道第十九 酷吏

舜命皐陶汝作士明于五刑惟刑之恤聖人惟以好生不殺存心酷吏專以殘刑峻法加意夫人命至重禹下車而泣罪人甚

視網恩及禽獸文王視民如傷以炮烙爲婚婦之戲者是何心
哉必當致其忠愛求其簡孚曰審克者以公而滅私曰閱實者
以情而定罪雖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而況爲鍛鍊羅織之法
者傷天地之和氣亂先王之典莫不察情之重輕不審事之過
誤深文巧詆濫及於非辜吹毛求疵罔有于辭中而罰不中使
民無所措手足淫刑以逞則國家隨受其殃甚哉酷吏之烋也
商鞅事秦孝公變法爲什五相收連坐不告姦腰斬告姦與斬
敵同賞匿姦與降敵同罪私鬭輕重被刑事末利怠貧者舉爲
收孥太子犯法刑其師傅步過六尺者罰棄灰於道者刑臨謂
論囚渭水盡赤後罪亡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無驗坐之嘆曰
爲法自斃亦至此哉
李斯相秦言諸生學古非今心非巷議於是下令焚詩書百家

之語坑犯禁五百之儒腰斬咸陽禍夷三族二帝三王以仁歷

而國祚延長秦用酷吏而國祚短促酷吏之禍可畏如此哉

張湯趙禹定律深文作見知法

杜周義縱王溫舒皆深文峻法自罹憲章

索元禮周興來俊臣萬國俊吉頊侯思止王義弘等肆爲殘忍

峻法嚴刑撰羅織經大枷有定百脈突起喘死豬愁火甕等刑

甚於狼虎視人命如草芥用刑甚於飲食請君入甕以身嘗之

何怪也

臣道第二十 諫佞

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君之任臣托

以國柄安危係之故必以進賢則以輔弼俾之安富尊榮臣之

事君受其爵祿尊榮之故竭其忠誠補其闕略俾之國泰民

究夫何巧佞之臣婢妾苟容含垢忍恥假托偏僻緣飾虛文象
秦美新稱頌功德以售姦邪以濟讒佞以竊祿偷生有靦面目
自儕大家自比倡優夫權臣竊柄尚未敢肆然無忌必因讒佞
之人陰類黨助養成亂逆之禍是巧佞奔趨之徒宜聖人之拒
絶也投之有昊夫何怪哉

谷永博學通經材茂能高以方正直言敷陳日食地震之災異
請絶群小之私免不正之謁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獄讞
初陵之作其意切直後附王鳳陰欲自托災異數見更爲游說
以濟姦邪先後不同肖小人之在也

張禹以通經術位登師傅代于商爲相甚見尊寵然多買腴田
財物嗜音樂爲宴遊年老請陵廟出遊之道爲冢求幾游宮
王氏專權上天示變吏數上言取決於禹禹謀同春秋災異之

意深遠難見，不敢譏切王氏，以啓篡逆之禍，其經學行餘而行不足。人稱西漢之亡以禹，而朱雲所以乞斬其頭，果非過也。

孔光博學通經，明習禮制，嘗為師保相輔矣。上欲尊寵董賢，下卑拜謁。卅時王莽謀逆，士之高潔者不引去則繼以死，如龔勝、鮑宣、何武之流。光進不能死節，退不能引去，反與馬宮稱莽功德比周公，養成漢禍，諂佞成風，奚用經學為也。

桓榮為太子少傅，無所建明，阿附苟容，陳其車馬印綬，夸耀於人，曰稽古之力。及為五更，益加其禮，與非諂諛固祿保位，何足道哉。周

胡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溫柔謹慤，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宇文士及諛佞太宗太宗曰古云佞乃知是汝
江總齊梁及陳世執朝政阿諛苟容朝致亡國
李吉甫為宰相不知輔主以正道諂諛以天下太平宜為宴樂又
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李絳斥之憲宗曰吉甫專為悅
媚李絳真宰相也
馮道累朝師保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叙自述其榮遇溫公曰
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
曾無愧怍何足道哉
王欽若為相傾巧矯誕每奏事必懷數奏但一二而已其餘退
稱上旨行之馬知節詰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其大與導真宗
誕絳天書貽笑千古
丁謂與欽若劉承珪陳彭年林特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讒言

於真宗曰丁謂小人不可輔少主由是忌準竟陷準於[illegible]

坐擅移山陵貶崖州司户

張士遜爲相依阿取容人目爲和鼓

陳堯叟爲相強力明辨多任智數

龐籍爲相巧辯取容

王隨爲相庸邪諂無所建明

劉沆爲相阿附諂諛取合上意

韓絳爲相阿附王安石遵守新法人稱傳法沙門

鄧綰爲中丞上書諛安石比伊吕

常秩爲正言諛附安石

曾布阿附安石以[illegible]

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在人主能辨之也忠良之臣以直言極諫逆君之耳致君之懼姦邪之臣以甘言媚語惑君之心要君之寵甚者杜絕言路壅蔽聰明播弄朝綱變置國法口蜜腹劍面諂鬼色陰贊和議以竊富貴以脇勒封賞極朝廷擢傾人主馴致誤國誤民誤天下殞身亡家夷宗滅族而不止也人主且隨其計若不自知非惟昏庸之君受其欺罔聰明之主亦受制御信之如蓍龜倚之若心腹早猶嘉禾之生蠹蘖坑日悄時底于朽死悲夫

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妃嬪伺候上旨城府深密口蜜腹劍老姦巨猾無逃其術

楊國忠善窺伺上意發奸逢迎公卿以下順指氣使莫不震懾祿山之亂玄宗誅之

盧杞藍面鬼色有口辯性陰狡起勢立威引進裴延齡凶惡相濟

裴延齡詭詐欺罔啖上以利欲譖短陸贄陽城斥其姦邪

李宗閔牛僧孺李逢吉先後執政進用張文新等十六人附麗名八關十六子排擯李德裕搆成朋黨德裕曰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以乘間而入

王安石初參大政變舊章行新法以收利權呂誨劾其大姦似忠大詐似信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蘇洵論其合王衍盧杞爲一人

呂惠卿王安石薦之曰學行非唯今人罕比前世儒者亦未易擬及得勢怨安石輒出攻擊其短御史劾其欺君結朋肆姦作僞

蔡確邁觀人主意嚮時上下初附安石行新法起大獄以陷忠
良撓擠安石反覆無常
蔡京與弟卞童貫朋姦罔上與致利時海宇承平京遂溺淫亦勸
上奢侈導掌國權子攸條等條行省禁苑侍從攸妻出入宮
掖父子險詖無知譏議忠直世所僧惡黜斥忠臣太學生陳
東請誅六賊謂京黼貫朱勔李彥梁師成也陷朱勔以應奉擾大之
運以驕奢淫佚為務窮極土木之工而艮嶽花石之役與崇信
道教而冊號道君聚斂無厭海內怨讟誤蘊貫之議約金國
以攻遼京被劾叩頭祈哀無復廉恥六賊雖遭竄死海宇為之
沸騰國家之亡由此妖孽奇勝悼哉人臣於此是為深戒
黃潛善汪伯彥二人亦以狠邪自恣詭害忠良阿諛苟容雖
總聽李綱宗澤排沮百端

秦檜陰險巧佞。阿附奇詭。受張浚趙鼎所薦。反目相擠。力主議和。肆言邊無警。縱敵辱聖。專執朝權。跋扈不臣。鉗制君父。起一德格天之閣。無比阿衡。貶趙鼎。殺岳飛。壞中興恢復之計。天地大義之不立。使高宗抱恨於終天。父子罪惡貫盈。婣䣊咸遭誅戮不足以償民怨

韓侂胄專權黷貨。籍學兵棋。誤國欺君。排擊善類。僭擬天子。朝廷側足。函首金人。何補國事

史彌遠父子專權。廢置天子。竊取王封。子孫滿朝。大肆姦惡。人比王莽司馬炎。朝廷終不悟

賈似道小人。諂媚游俠。專秉國柄。妄稱師臣。任用憸邪。擯斥忠直欺君賣國。輕啟戎釁。而誅戮何補

國家將興必生命世之臣國家將亡必生叛逆之賊雖天心之厭亂亦人謀之弗臧孔子脩春秋明夫綱常正夫名分誅姦諛發潛德述天統正人心俾亂臣賊子知所懼也夫天統至重不可以妄干。天威至嚴不可以苟有聖人之德天之曆數在躬干上天之威。天之刑罰貽厥後亂逆之徒潛運逆謀妄竊國柄或欺人之孤假以世柄專干戈相殘戮廢置社稷禍延生民人心離間天怒降罰事無一成遺臭千古

徐偃王嬴姓徐子。徐夷作亂周穆王命主東方諸侯。徐子自以為天瑞。僭稱偃王。作亂朝三十六國王命楚伐徐。偃王走彭城而死

彭越故楚將歸漢為相國滅項羽封梁王陳豨約謀反。高祖掩越擒而醢之

陽孫為相國封陽夏侯韓信勸之畔孫遂反高帝擊而斬之

黥布封淮南王見韓信彭越死懼禍及謀反高祖擊之走江南

被殺

盧綰為相國與高祖同年月日生以反被誅

董卓以何進袁紹之召性資殘忍脅制朝廷廢主遷都焚燒宮

闕州郡稱兵征討卓死而天下大亂所謂燃臍而斷燎灼竈而

殄祩者矣

王敦驕恣恃功陰懷異志總攬兵權睥睨神器潛謀篡逆竟干

天誅

蘇峻踵迹王敦專權自恣舉兵犯闕志在不臣終遭殄戮

桓溫因殷浩之敗手握重兵執漢主而敗秦兵自恃奇勛陰懷

異志有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之語妄受九錫之榮欲

行篡之事擅自廢立大威權公議寞然不副所望遂節入
朝京都洶洶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天心厭禍不永於子玄長
惡不悛竟成叛逆人心思晉豪傑雲興劉裕奮起草野一鼓而
進大勝玄兵殄殲其族快哉快哉
侯景初事高歡知其跋扈堪敵景者惟慕容紹宗果然不臣叛降
西魏不遑所欲後附于梁梁武帝與其謀輕納降人又還背義搆
逆舉兵圍逼臺城梁帝困厄武皇暴崩簡文被廢弒於充見莫
海嗟嘆陳霸先王僧辯共起兵討景景敗死而梁滅於陳善惡
之報捷於影響
安祿山史思明本營州雜胡部落潰散逃身歸唐狡黠驍勇列
職戎行討虜喪師合死帥守珪擬以軍令九齡知其反相玄
宗昏昧溺愛不明祿山能以寵官縱之瀆亂宮壼養成內禍大

邠郡漁陽鼙鼓震驚函關險隘不守致萬乘蒙塵元嗣焚毀
生民塗炭軒冕泥塗使郭李不生社稷已非唐矣犬羊種類父
子相屠非人力所能為實天心之厭禍也

李希烈反蔡州自稱天下都元帥兩河用兵府庫空乏括民錢
增賦稅稅間架除陌錢且不給入寇襄城發涇原等道救之節
度使姚令言將兵過京師犒軍菲薄作亂德宗奔奉天朱泚乘
亂反希烈僭稱大楚皇帝命顏真卿諭之為希烈所殺淮西將
陳仙奇又殺希烈以降朱泚為太尉李希烈反亂兵奉泚為主
僭稱大秦皇帝德宗奔奉天李晟渾瑊擊泚斬之
僕固懷恩因破朱泚有功謀反郭子儀討誅之泚初仗義反為
惡逆天道豈爾容邪

吳元濟世將淮西不廷五十年中丞裴度領兵平蔡裨將李愬

用賊將李祐計夜入蔡州擒元濟檻送京師爲平唐之中世藩鎮跋扈者多未有如淮西之負固一旦平復謂非天乎

黄巢初業進士不第而謀逆衆集無類南北交馳所至創殘生靈荼毒藩鎮雖衆皆巢之流李克用克之唐宗已不振矣

趙元昊累世不臣負固跋扈或順或逆反覆無常雖納款稱臣歲賜金幣累萬疲弊中國流禍生靈僭稱大夏皇帝與宋始終

吳曦世將西蜀世篤忠貞曦附侂胄將北征激懷謀逆不奉正朔僭擬乘輿楊巨源設謀告安丙與李好義誅曦遂平西蜀

臣道第二十三 丘明

天眷寶位必傳正統於聖人地闢疆京必授與國於明王天地有時而閉君臣無統而乖禮樂崩頹綱常廢墜俾封疆之失守致胡羯以亂華中原沂大作之腥羶黎庶遭虎狼之毒淪被髮左衽之胄淪雕題交趾之風親之為父子逆之為寇讎宗之為君臣悖之為仇敵滅人倫於物類存豺虎於泥塗雖不能圖合於朔南而未免瓜分於土宇其興也由汙合而追隨其亡也遂互吞而殄絕豈天心之厭禍而人謀之弗臧其族之大者各舉大號其間衆時而起者又弑篡而得之篡奪相承滅絕倫理其得之也以非道其失之也亦以非道天理不誣信矣哉

晉自渡江[illegible]中原[illegible]正統不絕如線而夷狄分裂

雜擾者不可勝計

前趙劉淵以匈奴遺種首倡禍階奄有河汾蠭起之衆據晉舊之言勳巨碩皆北面稱臣是爲前趙劉聰弒主自立逞其兵力陷兩都執辱二帝腥羶帝宅汙涂神鄉斬戮忠諫矯誣上天專行無道身死未幾禍不旋踵至於殺其子屠其族戮其尸禍及父墳以延宗廟天報若此足可畏也大睢以後劉武宣濁亂中華遣靳準之難興師討賊遂移號名揭戈伐則取安授首按甲西河則張茂稱藩求戎狄之豪也又乘高候之捷蹶勝而驕一戰而跌生爲餓虜雖其輕易取禍亦由以靈天其含諸淵聰曜三世二十六載石勒取之

後趙石勒以胡羯爲附淵聰竊據以是爲後趙受劉都邑[illegible]家究[illegible]敢爲靈之闇也觀其對敵

睹君運籌贊畫奇計皆發猛氣橫飛有力膂為股肱張賓謀

主孔萇為爪牙。徐光為謀畫夷禽狄臨北取王浚西走劉出

舉兗豫如拾地芥。劉曜時咸長驅伊洛欲并山東勒敗一壁

曜偕然就縛遂奄中區擁眾都而祀王室端揆冠冕粹介

胄開庠序鄰敵畏威而納欵絕域承風而獻貢亦一時之凶豪

然肉未冷妻子不保虎以悍戾之資竊貪狡之志殺孤篡位恃

詐逞人。暴虐窮奢。吸欲仁度宮室盛興自謂非人所能撼子

弄孫以無憂。及父子相殘兄弟相攻干戈擾攘華不息墳土

未乾。鄉閭遂墟起於戎狄滅其天道夫石勒僭位二十二年為冉

閔所取。後并於慕容氏

前燕始於慕容廆廆以武略諸夏下民歸負之拊循勞徠

取其俊髦以贊國事以裴嶷陽耽為謀主逢羨宋該遼西方

渤封抽宋奭裴開爲股肱封奕宋該皇甫岌繆愷以文章才儁任樞要矣左卓胡毋翼孔纂以舊德清望爲賓客制敵多稽謀下以惠務農重穀秣馬厲兵以窺鄰國之畧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世之基元帝之興廆獨能尊主倡義遣使勸進使中國之義明於天下賢於戎狄遠矣慕容皝體貌非常沉毅自處頗懷奇略時朝綱不振群雄角立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乃許殷遼并宇文俘高麗摧強趙闢境增戶負險自固恃勝而驕僭號稱王不俟朝命慕容儁文武兼優加之幾略因石氏內亂乘釁長驅勵精銳之兵掃群散之人遂定王業服張平降段龕擒閔威聲如破竹以定幽并下燕趙機會遂竊鴻名踐之位也洛賓從之內備劉聯趙上安民外開封疆威行鄰國政有可稱及暐爲政主闇臣庸昏亂資以資強敵敗讀貨賄遂致衰

晉室失德盜賊充斥苻洪長驅如風掃葉僭偽之間苻為強盛
統至暐三世四十五載苻堅滅之
後燕慕容垂美才茂功不容於世背叛君親投於苻堅資以國
士淮南之役不乘虛亦以償所遇始去苻燕人如失父母及還
趙之如歸市數月間掃馬垂從容復故業資以濟世斥峻之
御俗簡牆內潰動敵外侵不能負荷於藩閉門延敵坐而待攻
無故逃遁暮年國覆子孫微賤如仇進退失據卒殞其身盛以
孫子孤弱自投離人終踐其跡而剿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
可謂壯矣不在遇盜而亡熙由婦人亡身喪國垂至熙四世二
十四年為慕容雲所取旋歸於馮跋
南燕慕容德以燕室不靖國危未備其節君存遂踐其位然東
晉姦雄逐鹿獨肯全齊遂割據稱號爭衡秦魏志併南吳宗廟繼

諫政有延稱超襲基承業不恤政刑畋遊是好杜忠良進諂佞兵至潰散戎離馴至僇身喪國德至超二世十一載降於劉裕

前秦苻洪排徊枋頭有虜據中原之志健襲其業攻殺姦進遷竊大號取關中郤桓溫遂為強國堅一心政事優老崇儒約法寬刑卑宮薄賦人稱來蘇苻堅弑生殺兄篡立魏歷晉首舉王猛委以政事自比玄德之有孔明權衡中外節成莫離其強國富坐致昇平有苻融權翼薛讚鄧羌張蚝忠良諫直效知陳謨乃平燕定蜀殘代吞涼十并八九奈何貪欲無厭忘王猛之戒長驅寇晉拒群臣之諫自言戰勝攻取百萬之師一敗淮淝身死人手種類殄絕人道助順天理惡盈丕承亂自立尋即傾敗登集兵厲志不能成功苻秦自健至登四世四十三年為姚興所滅

後秦姚弋仲以西羌酋帥立於三石遂朝趙有寬規得其天年

戒諸子我死汝朗歸晉唯盡臣節無爲不義其忠可嘉褒號叔器豪邁智略谷攻秦見殺長安以凡之烈值苻氏之衰嗚呼攻中侯醜類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挺危殺之不仁甚矣姚興克推勍敵荷成衍業英髦畫郡爪牙用命汾絳請許洛馭僭燕蒲偪蜀吳隴右靜河西俗阜年豐遐安邇從然好游畋損農業處亂世不能收羅英傑治國訓兵乃從臣民譯經講佛以鳩摩羅什爲國師此大失德泓天資儒懦之經世之用骨肉內離強敵外侵晉師直下長安天道好還也姚萇篡位迄泓三世三十四年。爲劉裕所滅

後蜀李特據益州歷雄期壽　凡六世本巴西氐種以流民入蜀僭帝位國號成四十四年爲桓溫所滅

夏赫連勃勃本匈奴劉衛辰之子叛秦據朔方歷昌定凡三世

二十六年拓拔魏滅之
後凉三河呂光據姑臧歷纂隆凡三世十三載秦姚興滅之
西秦乞伏國仁鮮卑氏據隴右歷乾歸熾槃暮末凡四世四
十六載夏赫連滅之
北燕馮跋據昌黎歷弘凡二世二十八年拓跋魏滅之
南凉禿髮烏孤據廣武歷利鹿孤傉檀凡三世十九載秦乞伏熾
槃滅之
北凉沮渠蒙遜據張掖歷牧犍凡二世三十九載拓跋魏滅之
前凉張軌據凉州歷寔茂駿重華耀靈祚玄靚天錫凡九世七
十六載秦苻堅滅之
西凉李暠據河右歷士業凡二世二十四載北凉沮渠蒙遜滅
之

夷狄十有六國皆自相吞滅唯桓溫劉裕滅蜀萌戰後秦耳嗚呼自古夷狄更迭亂華之禍莫甚於晉雖桓溫劉裕有平蕩之勛然二人者功存恢拓志在篡弑為晉之賊以此存心卒於宴安江左不復混一中原可哀也已

臣道第二十四外藩

自有天地以來有山川人物已有夷狄與生俱生種種不絕中國氣運之盛則夷狄衰中國氣運之衰則夷狄盛黃帝之制百戰為蚩尤山戎玁狁三苗熏鬻設也五胡之後復有拓跋魏北齊後周混一于隋唐訖宋有遼金西夏交趾高麗皆擾偏方僭竊帝王之號以亂我中華雖有聖人不能絕其禍根為可慨耳

拓跋魏自詰汾以前僻宅幽方世為君長[illegible]鬱律始有并吞中夏

之心什翼犍初為代王威震絕荒改都立號子寔早卒庶子遂
殺犍寔子珪幼母賀氏抱奔賀蘭長從盛樂國號魏稱帝改元
號為道武接納文士簡擇守長立大學置博士生員威略震懾
營宮室正畿封端徑術平量度有王德晁崇鄧彥海董謐道定
律曆官制朝儀規模美矣然殺人夫納其婦禍起蕭墻隕身非
命明元嗣位兼資文武禮愛儒生與崔浩謀議國事大武聰明
雄斷驕勇出征北却蠕蠕西破赫連昌南走王仲德不好珍奇
食無二品後宮衣不兼采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然性好殺
以人為戲積尸如山猜忌殘忍不能保遺壽所鍾舟行弑逆
文成繼立境內疲耗與時消息靜以鎮之獻文雄斷而好清虛乾
大啓南服而好釋老談玄理以大位付稚子舉大阿託他人
竟死婦人之手孝文夙著令聞勤於政事征伐多克所施法度

從善如流哀矜百姓郊廟之禮至敬至誠棄圖讖之旨諡比干之墓慝心求治責己省行從儉罷吏黜貪夫嘉史官直書無諱國惡從巡無擾雅好讀書性儉約服浣濯之衣罷綿繡之工宮人咸習機杼治行之美諸君莫及情篤人倫之道備敘不明渴民既出役入淫織腥聞太子痛發而悔過不終致死太后既非己任嘗鴆願祖不忍考諸文服其孝慈聞天倫惜哉宣武弱冠不能決斷委任小人淵亂國事孝武幼沖衆右莫制徽德彰聞殫財造寺盜賊滋增太后既鴆明帝立乳兒爲之兒尒朱榮舉兵誅后弑幼主迎莊帝勤於政事覽民詞理冤獄志方銳而大姦倒自尒朱兆弑之立節閔帝人稱明主刻日太平尚欲起兵誅兆立廢帝而歡專擅朝權帝追逼遜位武帝銳志除姦專尚欲淳宇文泰奔秦而歡改立善見魏爲二矣自道武至孝武十二

主八十九年分東西魏實爲周齊
東魏孝靜遷都于鄴政出高歡篤孝文學何救敗亡十有七年
爲齊高洋所滅
西魏自孝武奔長安政歸宇文泰困窮忠蹇而恣情縱欲爲
逆宇文氏殺之立文帝雖稱剛斷而權柄久移至廢帝恭帝四
世二十三載周宇文覺滅之
北齊高歡因魏氏喪亂尒朱殘酷有匡主正國之心四十啓之
邀迎君不見聽措身亡所不得已哉遂撥亂而君之志可念矣遷
鄴後主祭有人而政由己出自病逐君之醜聲躬拜氣執香爇
從事主甚恭君臣相安于有餘年視宇文黑獺弑逆之惡彼善
於此高澄初爲世子以好色之故幾陷父於禁刃罪不容誅及
其嗣還不承先志肆爲淫逆幽辱其主如拘犯囚未幾賊殺之

方禍起不測高洋因仍篡漬大禍久後曾未其年遂遷魏鼎是
為齊文宣繕甲治兵親臨行陣屢犯艱危多致克捷宇文泰至
陜見軍容整肅嘆曰高歡不死不識何以後以功業自矜肆酒
縱淫通宵歌舞躶露散髮胡服雜粉無消　條淫于獨夫恣行
屠戮幽弟坑宰誅戮殺之滅魏宗室無復人類幸保其終子殷
嗣位孝昭廢之自立留心政術閑明諳練尋訪賦役求民瘼
內無私恩外收人望尊封先代敦儒風徵賢才求忠讜闓當且強
將圖進取天不假年惜行篡奪於始殺濟南王於終輕許長廣
王湛以傳位立姪百年為太子而殞百年有齡方交湛立為武
成風度高粲文武官各盡其謀然狎愛庸豎委以朝權帷幄之
間淫後亡度烝陵李妃又殺其子無復人理後主姿稟中庸易
於汙染昵近群小擢謝臣不親政事號無愁天子委任非才

賦斂煩苛徭役頻重民窮財匱兵革荐增群發竊起大業付之幼主嫁滅亡之禍假手於周齊起高洋至幼主六世二十有八年併于後周

後周起於宇文泰因元魏擾亂孝武西奔挾天子而令之拔草萊立朝廷君國之立微矣卒能收威定關以弱爲强南侵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摟伊瀍又得蘇綽之長才備膺代之文物擯黜魏晉憲章古昔依周禮而建六官搜人才以爲牧守作九命以叙官爵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唯宇文氏可觀然泰既歿孝武又黜廢帝不過亂臣賊子耳視賀六渾有愧焉善終幸爾考宇文泰崛起以百戰平勤化家爲國皆戎狄英豪地醜德齊敵主立威莫能相尚然賀六渾利資文不逮周悔過之心差勝宇文黑獺譎詐。文物邊鄙廢哉之悲實浮推其輕重高歡無幾

歡臨終拳拳於君宇文泰死惓惓於子宇文覺以冲齡嗣爵曾未幾時宇文護取魏鼎而受之為周閔帝閔帝雖歸於護政出多門雖負剛強之姿終致篡弒之禍明皇繼之殷鑒不遠懲前車之覆斯除宜也機務雖收僅握尚毅終入護之彀禍根猶先而置其自隕其軀再行弒逆而晉公終戕於武帝武帝謀慮淵深以蒙養正誅護親政懲覺不悛用法嚴峻臣下肅然性天明察布德立行度越前人身服布袍不飾金玉錦繡嬪御十數勞謙接下克儉克勤崇儒術黜老釋及訓武勇取剛明得人死力以弱為強入齊境傷其苗稼治以軍法不數年臣下效功成恢宏之基後省妃嬪之資數雖緣之物悉賜貧民並處崇寇而嗣子非才昧計宗社盛衰之權變懲訓義方而宣帝承宗大肆凶虐殺季父如犬彘忍恣宴樂自晨方午遊宴既酣旬浹不朝群臣奏請悉倚

奄人五后並立紀綱蕩然保首領終幸全靜帝幼沖紹茲衰亂
内外挾孫曹之詐戚藩無齊伐之強楊堅談笑遂移神鼎嗚呼
宇文黑獺親弑孝武黜辱廢帝把握魏政踰二十年至其子覺
遂篡取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俱被弑戮未及二十載楊堅還
奄其國且盡宇文之裔俾無遺種積惡之報良可畏夫後周凡
五傳二十有五載併於隋古今大變莫甚於六朝中原版蕩犬
羊腥擅然南朝自東晉寵生徒崇孔顏衣冠文物浸就頽毀梁
陳崇釋教偏國從夷是變夏爲夷北朝元魏如大武孝文文德
武功冠冕南北求遺書祠孔子禁胡語胡服守文制度典章儀
刑古昔是用夏變夷是六朝之世南北雖分而北朝不廢文書
否極而泰唐承六朝一變至道非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歟
遼太祖阿保機其先國於鮮卑號契丹曰大賀氏八子各八部

大人歲推一人為主有強固者居開元中詔許襲王後遂時諸部推太祖為主并奚渤海諸國僭稱號其妻述律氏勇決權變預贊兵機漢使韓延徽有智謀任為國相教以建牙開府築城立市廿載而殂子德光立是為太宗天性孝謹石敬瑭來歸太宗親將伐唐冊立敬瑭改國號曰遼制倣中國大舉伐晉滅晉而殂從子兀欲立為世宗荒于酒色述律后發兵攻之幽閉母后國人不附會北漢擊周遇燕王述軋弒帝立母后是為穆宗遊戲酗酒嚴忌少恩不理國事嗜殺庖人被弒兀欲之子賢立為景宗封政事令高勳秦王寶明與魏王漢洲其納守興女為后帝崩長子隆緒立為聖宗大舉伐宋侵澶州與真宗議和納歲幣病劇戒其子宗真宗真立為興宗與宋仁宗通好不與兵戰十有四年而崩洪基縱恣嬉樂蹤遊酒肆寺觀尤重浮屠子

弘基立爲道宗而宋神宗任王安石置將河北帝疑而遣使爭
地界雖疾又戒與兵孫延禧立刑賞僭濫好淫敗女真東北五
國出名鷹曰海東青遼人歲求之女真甚苦遼將貪求毋厭女
真酋長阿骨打起兵延禧親將大敗女真乘勝取五十四州阿
骨打自稱大金皇帝明年破遼上京陷東京延禧奔雲中留燕
王淳李處溫守燕淳殂淳妻立蕭幹宋與金合兵破燕傳國九
世一百七十一年而亡

金主武元名阿骨打父太師楊割仕遼以蕭解里餘衆統女真
部落承楊割富庶之餘延禧荒怠之際力農積粟牧馬練兵遂
蓄異謀逞其智力南攻北掠乘勝并州郡撫軍民遂稱皇帝王
姓名旻破遼之後滿汎溝州楊朴議以燕京州郡歸宋括罕難
之曰海上盟不可忘也我死汝縱[illegible]自是日以酒色爲娛荒于

國政六年而殂有子八人不立而立其弟太宗隆準龍顏素有
謀計性甚殘忍抑服强近制以兵威滅遼後氣勢愈盛虎視中
原假以平州張毅之叛渝盟啓釁遣兵伐宋一戰而陷汴京虜
后妃嬪金寶圖書子女器皿皆挈而北粘罕兀朮侍開國功桀
黠難制居位拱默而已熙宗以武元嫡孫入宗鍾愛備其淫虐
晚益暴虐宗族大臣危懼不安相與謀約伺間謀逆宗位守文
盡中佐其開科策試制作不善終收王兀性好讀書過目不
忘延接文儒講論典禮崇江南衣冠文物遷都汴京以法馭下
酷於用刑弒君殺母累年興兵自采石一敗憤悶而殂
世宗寬仁大度在位南朝心厭干戈來每南北講和三十年
兵不復興乃殷勤於庶充實北方稱小堯舜傳之章宗璟崇
尚文儒講論經史政事不自決信任大臣借朝政咨於內侍江淵

趙宸妃裁決朝夕宴遊不親國事鄭王叛於內邊釁開於外蒙古興兵國勢危矣世宗子衛王即位蒙古兵益盛奄有山東兩河頻年盜起京城卻圍有紇石烈執中之變豐王珣以世宗長孫既親且賢立為宣宗驅馳兵革無有寧時太白經天災異迭見遭家多難欲憤而崩子義宗繼立於擾攘之際雖能勸農寬賦尊德任賢然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方張之師徙從蔡州計窮糧絕力乏不能支開閣自經傳國九世一百一十七年而亡

西夏 古涼州李氏居之彝興爵西平王靜海軍節度使子光叡光叡子繼筠繼捧繼遷繼遷勇悍有謀叛宋太宗賜姓名趙保忠使圖繼遷久之繼遷降賜名保吉兄弟變詐叛服不常真宗時繼遷子德明遣表封西平王仁宗時德明卒子元昊襲兇猾忌酷殘忍嘗諫勿臣中國德明不從元昊後叛殺其母衛

稱大夏皇帝所諸羌十四州居興州依賀蘭山阻河為固顯據西陲傳授稱臣冊夏王名雖守職賜恩絹茶綵元昊子諒祚諒祚子秉常累叛後和而納貢哲宗時初叛而後和南渡後金兵隔絕無聞

交阯號南平王又改安南五代末國王吳昌文受南漢爵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昌文卒其將吳處坪爭立有丁部領與子璉破處坪自領交州號萬勝王宋封交趾王太宗時璉卒其下黎桓廢璿稱交州留後真宗封南平王桓卒子龍鉞嗣弟龍廷弒之自立宋封之賜名至忠至忠卒弟明安明昶爭立其下李公蘊殺之自稱留後入貢封王仁宗時子德政嗣僭號高及德政請助征德政卒子日尊嗣神宗時日尊卒子乾德嗣王安石出師征之大敗寇邕郡遣討之乾德降高宗時乾德子陽煥立其

後曰祚曰龍翰　曰昊旵既立父死子繼先有閩人陳京至國為婿得政暨子承繼執國柄奪昊旵之國傳子威晃傳子日煚改名日烜臣于元氏大明永樂五年其臣黎季犛篡其主自稱大虞國主子　稱皇帝命英國公滅之改為布政司

高麗古闢州號開成府其王曰治稱賢主國俗尚儒釋官制倣中國後其王曰徽享國三十八年仁恕賢明子曰宣王運賢而明好文學內行脩飭賈人市書聚服焚香對之南宋猶通好後因附金隔絕以樂浪為東京百濟金川為西京統郡百一十八縣三百九十洲島三千東二千里南北千五百里依山為宮山曰神嵩多茅茨少陶瓦侍陽緣不為險固

朝廷失治故君弱而臣強世運寖衰故下陵而上替陸梁者類狼吞而虎噬竊職者效鼠竊而狗偷爲合爲從亘延禍亂更六朝之叛逆糜爛方隅假五季之吞并代分疆域于時日數寡濅衆星競曜偏方下士竊號僭名山川隔絕風氣不通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人事反復有開必先迨李唐假天威而平定四方至趙宋興義舉而削平諸鎮刈羣雄於鼎立合八表爲一家然尚夫禮樂詩書誕敷夫仁義道德綱常之道遂明君臣之分始正時當有定理亦宜然○唐十五僭國○林公弘稱楚帝據江西○夏竇建德稱王據河北○魏李密稱公據滎陽○秦薛舉據隴西字仁景稱帝○定陽劉武周稱汗據大原○梁蕭銑稱帝據江陵○涼李軌稱帝據河西○鄭王世充稱帝據洛陽○涼

渥渭溥稱王據江陵○吳李昪逼稱帝據江淮○梁朱溫稱王
國○漢劉黑闥稱王據洛州○燕高開道稱王○宋輔公祏稱王
俱為唐所滅○五代十國○前蜀王建據成都四十八州子衍
二世後唐滅之○吳楊行密據淮南二十八州子渥被弒隆演
立弟溥稱帝四世徐知誥滅之○閩王審知據福五州子璘稱
帝曦三世南唐滅之○楚馬殷據潭三州子希聲希範希廣希
萼希崇六世徐知誥滅之○後蜀孟知祥據益除三十五州蜀
子昶二世○南唐徐知誥復姓李名昪據金陵三十五州子璟
奉周正朔子煜三世○南漢劉隱據廣弟龑稱帝子汾被弒子
晟鋹繼立五世○北漢劉崇漢高祖之弟隱帝亡據太原十二
州稱帝傳鈞繼元四世○南平高季興據荊南三州子從誨保
融保勗繼沖五世俱為宋所滅○吳越錢鏐據杭十三州元

瓘弘佐弘倧弘宗被弑弘俶五世降于宋

臣道第二十六　夷狄

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夷狄為患久矣夏時苗民逆命大禹征之大王居豳熏鬻相侵遂遷于岐幽王襄王俱受戎難頓齊桓晉文匡扶王室蒙恬李牧備守邊陲漢之謀臣俱建奇策劉敬樊噲賈誼晁錯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所見不同其要兩科而已搢紳之流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一時權變之利害未究匈奴之始終由漢以下有修文而和親者有用武而克敵者有卑下而事之者有威武而臣畜之者詘伸異變強弱相反其詳可知劉敬約和親而賂匈奴冀以安邊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單于反加驕倨文帝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其賂遺匈奴數倍約束帝赫然發憤躬御戎服習六郡才力之士馳

射上林講習戰陣顧問馮唐論擇將帥慨然思古名臣此和親
無益之効仲舒目擊前事欲守舊規頗增其幣以快其意與大
宛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武帝雖征伐克捷士馬物故相當匈
奴人民亦降單于亦俘漢使相報然驁若此安肯以愛子質乎
此不合當時之言也夫邊陲不選智略之臣備障燧之備禦攻
守之具恃吾所以待邊寇而謬賦斂於民遂行貨賂割剝百姓
以奉寇讎信其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宣帝承
孝武奮擊之威值匈奴衰弱之運威德相加單于臣服邊境無
虞牛馬布野三世無發戍亦偃戈王莽篡漢邊隙始開晉室中
衰五胡雲擾腥羶之氣纖汙中原者二百餘年壞亂極矣物極
必反太宗之受天威殄定然貪功利引諸胡入中國使殊俗醜
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若欲冠帶四夷誇視天下而不知

亂華甚矣中國幾何不胥爲夷虜玄宗兆祿山之禍幾移唐祚迨及傳昭之世朱邪沙陀之種秉政典兵篡奪相承一百餘年宋德隆盛衣冠復古徽宗不謀國事溺佚驕奢寵任姦邪擯斥忠良以招虜禍兩宮俘虜九廟丘墟荼毒生靈不勝哀悼古先聖王以禽獸待夷狄外而不內疎而不親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羈縻而不絕者此制夷狄之常道也

臣道第二十七　外戚

古之人君聰明睿智者必知夫人必審夫事事當夫理人當夫才大阿不可以倒持朝綱不可以下紊戒履霜堅冰之漸謹積薪厝火之虞則政事必脩禍亂不作外戚皆王室之至親或女爲帝后或身爲公主輔車相依脣齒氣使分則君臣誼猶骨

職守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以共理天下。
則維持國家，外則屏翰藩垣，如齊桓夾輔周室，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衛青領三十六將軍，攘除匈奴，寧謐邊境；竇武輔相幼君，
力扶衰運，進用忠良，繼之以死；馬援遇知光武，剪除賊寇，佐運
中興；房玄齡肇興唐室，魏徵匡扶皇綱，長孫無忌隆建丕基，[illegible]
勤王室，恭承顧命，極諫忘身；郭子儀肅清中原，刻平叛虜，保身
明哲，繫國安危；曹彬開國建邦，分茅胙土，丹書鐵券，垂裕後昆。
夫何季世，主暗臣姦，朝綱失馭，權歸外戚，禍起蕭牆，申侯挾怨
以召犬戎，祿產恃恩，幾危劉氏，上官結心，懷異志，潛起逆謀，新
莽世竊朝權，竟移漢祚，梁冀貪饕，驕奢過度，宗族誅夷，三思國
忠，凶惡不悛，子孫殄絕，皆天心之厭禍，抑人謀之弗臧。肆欲無
厭，操心不軌，失君臣之大體，虧骨肉之深恩。嗟夫，朝廷政權遂

可一日失也朝廷失之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必在奄人不在奄人必在藩鎮在朝廷則治在外戚則亂魏文帝云舅后之家但當養之以恩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不得不害漢文不防閑薄昭及其有罪而誅之與其有罪而誅曷若節制為尚君臣之道兩盡之矣觀祿山之禍根於貴妃董卓之禍肇夫梁冀是藩鎮之權盛也外戚也奄人也藩鎮也禍相根株也故曰政權不在朝廷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奄人不在奄人則在藩鎮豈徒然歟

臣道第二十八中興

君德不脩則致滅亡之禍將才孔武克成恢復之功雖人心之厭亂而天道之好還若非積德累仁安得興王致治周厲王無道兆亂淮夷蠢動召申甫虎武臣有爲蕩平江漢哀平祚短賊莽

惡權臣竊移漢鼎藉白水真人之運鞏雲臺諸將之雲興芟刈群
雄恢復疆宇。唐玄宗不謹包桑之計。致祿山得逞跋扈之心。漁
陽鼙鼓之東侵兩京車駕之西幸。賴郭李之舉義俾安史之就
誅。宋徽宗不謹經國致金虜直犯兩京二龍北狩而不還。一馬
渡江而孤注。荷李綱宗澤勤王倡勇張韓劉岳竭力攄忠。烏乎。
興亡治亂事勢無常治極必亂亂極思治理勢然也雖關夫天
運亦係於人謀宣王由先世積德累仁。光武亦由文景之仁厚
恭儉肅宗本夫太宗之厚澤深仁高宗根於太祖真仁之盛德
大業垂裕後昆變禍為福積善餘慶理信有徵。人謀弗臧天心
不應。天人之際可不審哉

臣道第二十九 女禍

腹心之疾非瞑眩之藥弗瘳蕭牆之禍非神武之兵弗克機會

不可以以失禍根不可以久留。天定固勝夫人人衆亦能勝天
漢呂氏之禍王陵謇諤而切諫平勃唯唯而勉從唐武氏之禍
長孫遂良仁傑痛切而力匡李勣阿諛而曲狥以氏本王后之
尊國母之貴嘗獻陰謀以定天下招四皓以保儲君不甚惠帝
無年。后專朝政背高帝白馬盟約東欲王諸呂當時面折廷爭。
僅王陵一人。波流風靡阿附者平勃俱不能抑從呂后背約之
初陵既不可平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否將懔然在高帝
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退縮不敢未可知乎勃唯然從之安
其邪志遂其凶謀禍開禍冢遺毒啟後其罪大矣自此推歸呂
氏漢祚之危如一髮引千鈞使酈寄不可劫呂祿不可紿紀通
之符節不可矯北軍弗納而呂頷之謀行漢其殆矣論平勃安
劉之功雖可贖向時王諸呂之罪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式

呂后屠戚姬，鴆死如意，駮殺幼君，幽廢少主，擅王呂氏，誅鋤劉宗，居位僭竊，有天地以來非常之變，不可言焉。唐武后為唐誘婦，廢子自立，懼天下不服，欲鉗以威，乃循告訐之法，為羅織之刑，使侯思止周興來俊臣索元禮相繼引用，澤及磨牙，噬紳纓若狗豚然。朝廷之士，駢首就捕，雖狄仁傑魏元忠之賢，亦幾不免。於是改旗幟，易服色，立宗廟，革唐為周，屠害忠良，毒痛四海。五王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率提衛兵，誅二張，中宗復辟，武后屏黜，而社稷歸唐。迹高宗親受太宗遺旨，命長孫無忌褚遂良李世勣輔托，一旦欲策武氏，無忌遂良苦諫，疑問世勣，世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使無忌遂良不可，世勣又不可，帝必當已。是世勣釀成奇禍，罪不容誅。後來興復之初，狄仁傑獨倡之，張柬之等遂成之。仁傑先武氏殁

虺未及如志而廬陵王來君東宮唐之正朔已移其興兆可見
矣夫武后以一婦人竊天下大號濫二十年不至敗者無他以
姚元崇狄仁傑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illegible]之術可取
耳。然武后以太宗才人年十四入宮侍左右十有二年太宗崩年
二十六。已入寺祝髮為尼。復乘間蠱惑嗣帝進位昭儀。月餘亦
入寖毀亂讒已萌得志之時恣行殘忍凝已定之次以傾陷主
母殺己出之子以僭干天位虎狼之暴尚不忍食子后殺己生
如猘狐兇略無斷色是而可忍則骨碎二姬幽廢嗣君誅鋤宗
竊勦害大臣夫何難者逆其凶虐神人共憤千古腥聞穢天地
非常之妖孽中宗不復三思不共戴天之讎而忘五王回天安
國之德縱煽妻之煽淫信妖女之撓權淫穢彰聞尊寵三思而
武氏再得志矣包羞姑息養成禍階非相王父子之廓清除於

新室賊莽之禍玄宗親平內難不謹包桑覆轍之戒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十年子婦一朝奪之父子夫婦之倫壞矣發於環飲鴆以為耳寵盲胡養虎以為患雖疽結於心腹豺狼遁於[illegible]一旦兵起邊隅腥羶汙于伊洛流血染於河潼乘輿播遷生民塗炭倘無郭李唐祚危乎殆哉此治國之道必以正綱常為本家不齊而國治天下平者鮮矣

史鉞卷之十八

臣道第三十 宦官

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爲害深也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聽信於小人以壅蔽也爲人君者知創業之艱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事也遠立法也密見事也明後世人君雖有出群之才必當簡擇賢臣共理正事奄宦之流豈可假以威權哉蓋近而易爲侵也其儇利辯給足以蔽人主之聰明其險詐欺誣足以竊人主之權柄其流弊至於脅置天子變亂成憲根據朝廷謀陷善類其禍可勝言哉夫奄宦之職隸於天官僅供備宮禁掃除之役司門闌啓閉之期焉可與聞國政哉然中人之才亦有善者如悲伯之嫉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爵呂強之直諫李景之救患馬存亮之彊

嗣復光之討賊嚴遵業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皆可稱美然
百無一二元惡大憝無逾趙高惑聽始皇熙弄二世踈斥元勳
倚法爲姦指鹿爲馬以遂逆謀石顯弘恭謟事元帝誣陷師臣
久典樞要巧慝深賊單超徐璜具瑗左琯唐衡挾誅梁冀竊取
侯封王甫曹節操持大柄誅戮名臣妄與黨禍難逃天誅假手
袁紹連及張讓段珪趙忠輩二千餘人溝血闕門殭尸禁陌理
勢宜然六朝雖亂奄寺無聞太宗深監前非宦官無過四品玄
宗隳發舊章高力士知內侍省王毛仲挾貴驕恣肅宗寵李輔
國內典兵政劫遷上皇離隔太子代宗寵魚朝恩程元振竊弄
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弈棋陵轢宰相如奴隸俾來瑱朝過讒
賜死吐蕃入寇匿不以聞李光弼以危疑身郭子儀擯廢不得
在隴僕固懷恩銜冤復叛德宗始以援權中生猜忌忌李晟渾

瑊之功，褫其兵柄，付之竇文場、霍仙鳴，大阿倒持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弘志之逆謀。敬宗狎昵群小，劉克明、蘇佐明搆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仇士良、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首，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深根固蔕，漸成滋蔓，不可拔。文宗憤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無所為，反受其禍，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剪累世膠固之黨，遂至喋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夫連頸就誅，闔門屠戮，天子陽瘖縱飲，吞聲自傷，歔欷不亦悲夫。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況懿僖之驕侈荒嬉也哉。毬獵是好，政事一以付之，賊汙宮庭，再幸梁益，皆令孜所為。昭宗欲雪恥，而所任非人，所行非道，張濬覆軍，克用跋扈，復恭亡命於山南，將宋文通不臣之心終

則兵交闕庭矣及御衣漂泊涉城流寓華陰幽辱京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召朱全忠以征討連兵圍城再經寒暑御膳不足王侯飢寒然後全晦就誅乘輿東出剪滅其郎唐鼎遂遷趙宋之初任用賢臣才兼文武徽宗久處安安昵近嬖倖童貫梁師成內專國政外掌兵權位冠朝臣僭封王爵遂覆敗將喪國亡家不勝哀悼嗚呼衰絕行於前而董卓竊漢崔昌遐繼其後而朱泚篡唐雖一時據位而國隨以亡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矣

臣道第三十一

君子小人猶陰陽晝夜不兩立君子為國家之元氣小人為國家之蟊蠹元氣調則四序和平蟊蠹生則萬物凋耗君子立朝則國家致隆平之治小人在位則國家兆禍亂之基有國家

君所當深辨。黨人之禍實基小人。光武中興首敦經術賞延儒雅開興學校脩明禮樂明帝踰追先志臨雍拜老横經論道以成三代之風和帝以後貴戚擅權嬖倖用事是非顛倒然猶不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陳蕃李固楊秉杜喬諸公面折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韋布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諸子。爲衆論以救其敗矯激成風放言成俗士有不談時事則羞夫牧豎皆得以叫呼之是故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惜乎黨錮諸君子生茲不辰適丁亂世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大勢如長江大河不可復返而欲以區區之口舌障其流而迴其瀾噬枯吹生揚清激濁御李膺候林宗侍范滂[illegible]龍門同仙府就下與月旦評[illegible]廚之號私相品題自立黨[illegible]之禍連朋友破

又無異諸君子其自取夫若夫黃叔度之氣象溫厚圭角渾然卓卓乎鴻鵠在燕雀之群郭有道陳太丘之識量淵遠處心平正善矣哉唐憲宗寵任皇甫鎛程异裴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上以度為朋黨度曰君子小人志趣若同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同黨李德裕李宗閔牛僧孺並用事邪正不侔遂成朋黨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裕曰致理之要在辨羣臣之邪正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正人一心事君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所用皆朋黨之人由執心不定故姦邪乘間而入敬宗游戲無度狎暱群小八關十六子交相附麗酒酣燭滅遂成逆謀小人之朋可畏也宋初五星聚奎篤生賢哲或謂炳元氣以匡扶國家或得援道統以維持綱常若韓琦富弼杜衍范仲淹文彦博歐陽

術司馬光呂公著諸公位登台鼎論道經邦共成慶曆元祐盛
治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呂祖謙張栻諸公身任儒
宗傳道授業繼往聖開來學共致雍熙夫何天津啼鵑氣兆衰
矣王安石以曲學偏見得時得君收攬利權變亂國法矯詐慢
上陰賊害物而章惇邢恕蔡京蔡卞之徒黨附效尤讒害忠良
興起黨獄高宗南遷秦檜韓侂胄用事專擅貪誤國欺君排
擊善良搆爲學黨禁孝宗知尊崇儒推引進善類南使至北必
問朱先生安否夫桓靈以幼冲之年政在外戚宦官不由己出
而哲徽聰明之主乃惑志姦邪陷害良善何其謬哉亡國之禍
自己求之何幸於人東漢之亡猶幸以名節之遺風漸於人人
亂臣賊子盤桓希冀而不敢發者畏名義也宋雖南遷亦幸道
學之遺教化及夷狄少延國祚百五十年噫人君子有益國家

如此吁君子何負於國家而罹黨禍小人何嫌於君子而搆害名黨禍之興小人之幸小人之進君子之憂而不知黨禍者乃國家之禍基君子者為小人之仇敵國家之治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國家之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之進也難而退則易小人之進也易而退則難於是知君子小人之進退實關夫國家之治亂也元氣蠹蝕之漸可不深省之哉

子道第十一

萬物本夫天人本乎祖民猶同胞同此屈伸之一氣況喘息呼吸之氣根于親者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父母之於子於乳哺鞠育養痾疾痛舉切吾身心誠求之惟恐其不成人稍長教之禮讓詩書惟恐其不成才而人子之事親知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之爲菽水之歡甘旨盡養衣服盡娛之爲口體之孝必善

繼其志而不敢隳善述其事而不敢廢幾諫恐違欲恐貽親憂臨
深履薄恐貽親虧事生送死各盡其情居處莊而事君忠涖官
敬而交友信此孝子之道也孝道寧有紀極耶任夫誠敬而已
老萊子七十之年双親具登着五色斒斕之服為嬰兒戲以悅
親心
閔損孝養繼母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
仲由少貧為親負米百里及貴高欲為親負米不可得也
曾參養親不奉口體專養其志
蔡順分椹以養其親取重於賊遺以食米牛蹄母喪失火順伏
棺而哭火飛西家
毛義家貧不仕孝養於親及奉檄喜動顏色
黃香事父至孝暑則扇枕冬則溫席

茅容客至殺雞待母以草蔬奉客取重於郭林宗
陸續少懷橘以奉母取重於袁術
韓伯俞痛母老無力受杖而泣
丁蘭刻木以祀母妻以針刺母而出之
趙咨盜夜劫恐驚母以物追與之盜却不納
蔡邕母病三年衣不解帶母喪廬墓有馴兔連理木之祥
王祥事繼母至孝欲生魚祥解衣剖冰求鮮魚躍又有黃雀入
幕作羹
姜詩母好生魚江水妻取水不及被出鄰忽湧泉日躍双鯉
孟宗母病冬思筍宗泣林而筍抽
宋瓊母病冬月思瓜求之果得
解叔謙母病欲丁公藤爲藥一老遺之并授漬酒法

郭巨貧而母老子嘗分母食巨埋其兒三尺得黃金一釜云天賜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董永家貧養父傭工父死就乞人賣身錢一萬營葬道遇一婦求配詣主家織縑三百匹償訖婦辭曰我織女也天助君償債爾

張禮母老歲荒遇盜欲殺之禮乞具母膳就死弟孝代兄盜舍之遺以鹽米

梁壽光父疾求紫石英園中産怪物醫云即紫石英也

張士嶷父疾須鯉魚冬月有獺銜魚至父喪廬墓虎狼馴伏

王緒社日母亡遇社不設社里為輟社

吳隱之母喪哀毀康伯隣居康母聞而輟食

王裒父死泣號廬墓攀柏悲號涕著樹樹為之枯

劉渚字平陰報母暴終渚歸抱母一慟而絕妻亦哀死

劉孝忠母疾割股父目失明孝忠舐之七日復明視

朱壽昌七歲失母刺血寫經五十年求之復得母喪泣幾喪明

顏文姜姑思泉水地多斥鹵婦每旦度山五里汲泉一夕室前湧泉而出

顏烏喪父當力役咸陽躬負畚鍤有烏千數銜土助之口皆流血

霍去病得父於平陽載與俱歸

陳思道廬墓致虎豹白兎之馴

酈儉少失父父後井得錢十萬貫若答唱詔之乃其父也

查道後母疾思魚冰凍中得魚以奉親

史鉞卷之十九

史鉞卷之二十

弟道第二

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又曰孝友于兄弟故堯舜之治不出孝弟義之實亦曰從兄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良知良能也所思者天顯而恭敬之念生徐行後長而遜順之義起遜之于和樂且耽極之于死生孔懷脊令之首尾相顧鴻鴈之行序不乖禽獸猶然况於人乎

周太伯仲雍大王之二子知大王欲立幼子季歷逃之荊蠻孔子曰太伯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父命立齊夷逃去齊亦逃國人立其中子君子曰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求仁得仁古賢人也

唐宋王成器以功讓其弟平王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玄宗立置花萼相輝之樓兄弟同歡

姜肱兄弟孝友常共卧起

孔融匿張儉兄弟爭抵罪

張公藝九世同居唯能含忍

楊播昆季如父子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

田真兄弟三人同居紫荊茂盛及分異荊樹憔悴兄弟復合荊茂如初

趙孝弟禮賊欲食之兄弟爭死賊義舍之

房景伯弟景先事兄如父

李知本弟知隱孝友雍穆盜過其閭義而不犯

崔鄴四世同爨朝廷旌之

王覽母朱氏遇兄祥不慈覽代其責

岑文本弟文昭多交輕薄太宗欲罪之文本曰母鍾愛此弟無此弟臣無母也帝恕之

司馬光事兄伯康如嚴父

范純仁事兄如父

徐承珪兄弟三百口同居四十年有連理木同實瓠之瑞

樊景温兄弟異居棲樹五枝相合感而復聚

蔡茲明兄弟各居榆樹兩木相合聚處如初

友道第三

朋友五倫之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以善而相責以德而相輔切磋琢磨之益忠告善道之誠取友必端人擇交必勝己[illegible][illegible]淡而可樂交久而愈敬入云則入坐云則坐留

尊公之於交，唐亦云至矣。用上敬下，未若堯之於舜。一鄉之善

天下之善，亦導矣。未若誦詩讀書，尚友夫古人。此伐木之詩

與而相樂，麗澤之易，而汲汲於講習。事親非友不足以盡孝，事

君非友不足以盡忠。之子之好，雜佩以報，非友不足以成夫婦。

籩豆有踐，兄弟無遠，非友不足以成兄弟。吾友從事，以期於輔

仁。彎弓射羿，落羿下石者，友道之變也。

管仲與鮑叔牙二人交。惟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管寧與華歆，避難三十年，坐臥同榻。

雷義與陳重，情于兄弟。時人諺曰：自謂膠漆堅，不如陳與雷。

程嬰公孫杵臼，同存趙氏遺孤，二人先後同死。

吳季札知徐君欲其寶劍，死挂其墓樹。

王吉貢禹為莫逆交，出處必偕。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

趙汝愚留正王藺周必大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
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
適楊芳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
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詹體仁黃
度蔡幼學黃顥周南吳柔勝李道傳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楊
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皇甫斌范
仲壬張致遠凡五十九人為偽學黨籍
真德秀中博學宏詞科時侂胄誅與金和德秀言通好為權宜
脩德行政為實務又請絕其歲幣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朝辭奏
五事為禮部侍郎又奏初政五事及參大政數月而卒德秀師
黃榦進大學衍義謚文忠號西山
魏了翁亦宗朱氏之學字甫華號鶴山拜樞相謚文靖

史鉞卷之二十